

书院文化 瀚墨留香

■ 范翔宇

廉州古城不但以南珠故郡而闻名于世，更是一个文明礼仪昌盛之城，尤以重教兴学，书院遍布而著称。

廉州府书院起端于宋代，到了明清代，廉州府书院呈勃然兴起之势，且多集于府学孔庙一带，因此汇合成街，故廉州古城内有“学前街”“学宫街”“文明坊”之名，即因此起。

明代各朝尤为注重书院建设，其间不但修复、重建了前代被毁被弃或被占用的书院，还兴建了一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书院，著名的有尚志书院、了斋书院、海天书院、海北书院、复初书院以及廉郡三社学的东泮、西泮、北园三书院。这些书院的建立，都有着不同的建造沿革及制规，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。

尚志书院是明代书院的标志性建筑，其不但规模大，有崇正门、克复堂、崇经阁、环翠阁、号舍、射圃等，更重要的是历史悠久，经历了多次兴废。明代御史陈储秀所撰的《尚志书院记》和《复初书院记》中，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。《尚志书院记》全文如下：

廉濒海为郡，士风少振，故学官地因泥形家说改于元妙观，而以其旧学基地易之，相传为元世事也，循袭至今，未之有改者。嘉靖甲辰胡子鳌来守是邦，询及学官故址，慨然曰：邪正相易，直道之弊也。君子火其书庐，其居犹惧弗振也，可使之居吾居耶。且兹学官古神圣所栖，神学士大夫肆游藏息之地，弃而兴之，黄冠之徒地，俾从容饮食于其中，彼得持其说与吾道相颉，顽儒教亦浸微矣。昔孟子有言：杨墨之道不熄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欲熄二氏以行吾道，尚可使之居吾居乎哉。夫荒丘故址，为古圣贤游寓至地，至今犹想慕其人而重其名，犹相与表树崇扬使不至泯没，矧故学官耶。胡子之举也，其知道矣。毁其像别其居复为书院，进诸生讲习课，肆乎其间，择学公之贤者，分经而教之，是以育才而示之也。匾其门曰“崇正”，明其不终入邪也。堂曰“克复”，幸其能终归于正也。知所崇斯不堕，知所复斯不失，胡子之意所存，兴学之所成，可以观其深矣。后之继今，当无忘所尚，而廉之人才其将彬彬日趋于盛矣。呼若讲饌游射之所，门堂池揭之制，因旧飭新规画周备随地更名，意义俱见，予固弗及详也，夫物之废兴，固亦有所待者，而邪之终不可胜正，君子其慎于所兴也。已矣爰作是记。

明代廉州知府张岳也作过一篇《尚志书院记》，全文如下：

廉州府学旧在城东北隅，县学附之其逼，城垣右濒故城濠，卑湫敞陋。学官子弟屡以为一念。为主于中，如饥之欲食，渴之欲饮不得，所欲不已。夫子十五年志学所志即此欲也。又以耻恶衣恶食为志道者深戒所志所耻。学者可以反求诸心而审其从违之端矣。夫志于所不可不志则反，身有力积其功用以至明明德于天下，非有外也。耻其所不当耻，徇私袭取之弊，虽至于行一不义而得天下，必且隐忍为之呜呼严矣。今学者之所志而欲者果何事耶，其亦有同于故人乎，其否也必四有以易之易之之方，莫若亟去其所不当，耻之耻不耻，则不求不求则此志无所封蔽，摇夺如出奋之雷，骤决之水，果敢坚定其进而达于古人之学，谁能御之。胡守既成兹役，状其事，请揭之嘉名，以昭示学者，余为名曰“尚志书院”。盖教莫先于庠，序道莫备于圣贤，今之士其操术废不正也。志有不端，所操之术适以济其私心而误天下国家者，有之矣。苟顾名思义，当惕然警醒于心焉，则书院之所资于学力者，岂浅乎哉。

从这两篇碑记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尚志书院在元代曾被占作寺庙之用。书院被占作寺庙之用的还有复初书院。明参议张经国《复初书院记》，记其事如下：

廉州府学旧在城东北隅，县学附之其逼，城垣右濒故城濠，卑湫敞陋。学官子弟屡以为病，图千县学于城外之南，屯迁府学于城内东南朱砂冈之阳。入府改千未几，余旋奉督学两浙之命。庙庭規制，与夫堂斋舍廡宇之类未及备而去。太守陈君乃克成之。甲辰冬，胡太守鳌又患从学者众，斋舍不能容群自弟，仍以府学旧址改为书院。申闻讲堂旁列斋舍，后为度书之阁，门庭视途径沉邃严整。于是府县两庠之士，进则瞻依庙庭，而升降揖让于两序之间，退而藏修于此，又得屏纷嚣，一思虑亲师取友优焉。不见异物而迁焉，则胡君之泽远矣。今不远里，邇函请余为记。因思廉州余旧治也，寄语廉之多士曰：三代之学所以明伦也，礼义廉耻根于天良文章，事也本于经术，然野。而修者不协于矩，意而作者不式于道，今书院落城，尔多士尚其砥行励名，潜心载籍，勿负贤太守造就之雅意，是则余之厚望也。夫因书之以归之，是为记。

明代御史陈储秀也为之作记《复初书院记》如下：

廉濒海为郡，故学官地因泥形家说改于元妙观，而以其旧学基地易之，相传自元世为然。嘉靖甲辰胡子鳌来守是邦，询及学官故址，慨然曰：邪正相易，大道之不明也。黄冠羽衣者流，君子火其书庐，其居犹惧弗振，可使之居吾居耶。在昔学官为先圣先贤灵爽所式，凭士大夫藏修游息之地，弃而兴之，俾从容饮食于其中，彼得持其说与吾道相颉，顽儒教亦浸微矣。孟自言：杨墨之道不熄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欲熄二氏以行吾道，尚可使之居吾居乎哉。夫荒蚯故址，偶为前贤所游寓，至今犹想慕其人而爱护之。矧故学官地耶。胡子乃毁其像以其地为复初书院，匾其门曰“崇正”，明其不终入邪也。额其堂曰“克复”，幸其终归于正也。知所崇，斯不堕，知所复斯不迷，胡子其知道矣。

在明代教谕林建邦的《廉郡三社学记》中，我们知道了廉阳三社学的基本情况，而这都是在一般资料中所难以看到的：

古昔三代之隆，党有庠，术有序。当是时，乡无不学之家，家无不学之人。相观相养以保其天真，故难免置之野人。闾巷之女子，皆知礼义廉耻之节，而济济之硕士，霭霭之吉人，无论已敬休哉。今世社学之名，犹存三代乡学之遗意。廉郡自正统后，始礼社学，以寇警时闻，地方多故，徒存空名。为父兄者无督率之严，为弟子者无观摩之助，村塾先生之教亦苟且。怠惰无复，缠绵恳恻之意于训其蒙童，无怪乎风肃之日愈也，予自嘉靖己亥秉铎于廉，窃伤学校之不振，而学校之不振实自社学之废始。今犹幸空名之尚存也。考廉阳社学有在东曰东泮，西曰西泮，北曰北园，爰廩膳于余资量为修葺。亦夫子爱犒羊之意也。时嘉靖三十五年夏四月望日。

明代的书院建设，激励了廉州弟子的求学热情，随之而来的是科举的成果收获。有明一代，廉州府打破了此前科举无进士的局面，连中十三名进士。有论者将之归为建了文昌塔所致，如清《合浦县志》就记载：（廉州）“郡城南隅无高岗，江流斜去，形家所忌，故民无储蓄，科名也寥寥，故建塔镇之，名‘文昌塔’，取丁火之义。”其实这都是兴学教化之功效。明代的书院建设，同时也为清代廉州书院群的兴起奠定了基础。

到了康熙年间，清朝廷开始重视廉州府的教学，并对教职、训导、教谕等教学官职进行了调整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，廉州府辖合浦县建了联珠书院，这是清王朝建立后，廉州府建的第一间书院。联珠书院此后曾经多次重修，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重修时改称龙门书院，此后又几

经修建，沿用至民国后期，地址没有改变，新中国成立后设廉州中心小学于此，这是廉州府沿用时间最长的书院，至今已有 320 年历史。康熙年间建的书院还有位于城西的天南书院、城南的还珠书院和了斋义学。其中还珠书院是廉州中学的前身，了斋义学是由廉州营游击（五品武官）李奕桂捐资建的。

雍正、乾隆两朝盛世之治，朝廷给廉州府学三年二贡的“优惠政策”。但廉州府此时的书院建设反而并不兴盛，前后七十二年间，仅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 年）在还珠书院旧址建了海门书院。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 年）十一月，廉州府建廉湖书院。第二年又建珠场书院。这两家书院都是由廉州府衙批准兴建的，应该有一定的规模、规格，可惜都没有沿用下来。

道光年间，廉州府又建书院三家，即道光十九年（1839 年）将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 年）建的联珠书院扩建为龙门书院（即今廉州中心小学址）。此外还建有珠瀛书院、归德书院和石岩书院。珠瀛书院是由王、岑、韩、刘、金等姓乡绅共同捐资建立的，址在白石场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 年）改为珠瀛学堂。至 1938 年因日寇飞机轰炸而停办。

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起事，战乱纷扰，廉州府仅建宾兴馆及在福旺镇建福江书院（今浦北境，时属合浦辖）。同治年间无建书院的记录。

到了光绪年间，廉州府建书院方又有起色。光绪元年（1875 年）建香坪书院（址在北海，时属合浦，后改为香坪学堂），七年（1881 年）建文德书院（址在灵山平睦，时属合浦），十九年（1893 年）建味经书院于东湖（即今合浦师范旧礼堂），二十五年建大朗书院（址在浦北小江镇，时属合浦）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 年）五月，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科举结束，此后推行学堂制度。是年，海门书院改为廉州府中学堂，龙门书院改为合浦立高等小学堂。此时，尽管书院改学堂已全面推行，廉州府内还是建立了珠江书院、文治书院、进诚书院和浦江书院。

海门书院是廉州现存最老的书院。海门书院位于西门江边海角亭旁，其前身是明朝嘉靖元年（1522 年）创办的“还珠书院”，后又称“海天书院”。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 年）由廉州府知府施世骥建于府城外西南砥柱矶，五十九年（1720 年）知府徐成栋增建，置有学田。乾隆十六年（1751 年）知府杨枝华把仅有院租充公，于是书院废止。十八年（1753 年）知府周硕勋改建，名“海门”，合浦知县廖佑龄前后拨上下乡南山等处田租做童生伙食费，拨冠头岭网地箔地租为掌教薪水银。此后，又先后经过嘉庆、道光、光绪年间的多次重修、改建、扩建，加建漾江轩、浮碧榭亭、凝碧轩、奎文阁、讲堂及后座，增建两廊房舍，左右各 9 间，头门 3 间。左厨房、右小房各 1 间，前楼讲堂，堂下左右学舍各 3 间。建卷棚下左、右学舍各 3 间，3 间卷棚接奎文阁，阁左、右厨房各 1 间，阁下右学舍 3 间，下建登龙场，外为头门 3 间，门外环短墙。又增加田租钱谷以助书院经费，并加正附课额。海门书院建成后一直是廉州府的“重点学校”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 年），中国科举结束，“海门书院”改为廉州中学堂，屈指算来，从还珠书院到海门书院，再到廉州中学，共历 301 年，后人称“廉州中学”建校百年，其实只是指“廉州中学”改名百年，其建校历史应从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 年）算起。

清代廉州知府施世骥所撰的《重修书院记》，记其事如下：

国家之治，惟官得其人，民得其理而已。官得其人则庶政修，民得其理则顽梗化。而要其源皆出于学。管子曰：十年之计树木，百年之计树人。夫树人而以百年为期，则渐以观摩需以岁月，然后人才之成就者

多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圣王之设学校，使有所居而安其身，有所系而悦其心，有所警动感发而成其业。国家文教，诞敷譬莪或朴之化，逮于芜荒，凡有守土之责者，岂不以兴贤育才为首务耶？廉州僻为边徼，久罹兵燹，诗书礼乐之风荡然矣。董公先构天南书院为生童肄业地，逼于湫隘，弦诵无闻，余来守是邦，下车课士，见慧中而秀外者恒不乏人，奈因循失教振，兴无人心。窃悯之，爰相城西海角亭前地势爽垆堪立义学，奈于乙酉秋鸠工庇才，建堂室廊房，以间计者八，延师主臬，比进生徒而教之课艺论文相砥砺。于是廉人粗知有学计。由乙酉至今，又历十有四年，而日就倾圯，余乃复为修葺，且扩而充之，继令以往，藏修息游有其地，庶几日涵月泳以底于成。则今日之举不为虚设而余言亦不为虚言也。，诸生一是共勛(xù)之，合浦县教谕南海李君锡移董是役并请余记之。时康熙五十七年戊戌。

施世骥创建了海门书院。书院于每年春初招县内士子 50 人入院，设科举制度三年一科，攻读三年毕业。海门书院的主持人（相当于校长）名为山长。著名的岭南学者鲍俊曾担任过海门书院山长。

还珠书院。由清代廉州知府张昭美的《重修还珠书院砥柱亭记》的记述中可知：“还珠书院者，八闽施公守郡时所建，以为诸生讲学之地也。阅十余载，更建一亭，重檐复道曲栏回廊，差峨巍然载望，江流潏潏，汨汨盘折南来，亭适当其冲，故又名其亭为砥柱亭。”建亭的发起者有司马庄、尹鹿，都是时廉州、合浦的官员。建亭的目的是“以兴学教士为急”。鼓励诸生官吏做力挽狂澜之士。

味经书院。旧址今为合浦师范学校。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 年）七月廉州知府刘齐浔与县绅李怀本倡建于东湖幽胜处，当年建成。共建 3 座：后座为山长校文游憩之所；中座为藏书楼，楼下为讲堂，两旁为生徒学舍，花木充庭，曲槛长廊，排同雁翅；前座为大门。院内外“境静阶闲”，“多士之藏修，以此称畅适”。大门以外，湖水荡漾，又有扁舟亭、清乐轩、音公祠诸名胜环峙其左。

文治书院与廉湖书院、太邱书院同称为珠乡客家三大古书院。民国建立后，客家三大书院同时改为学堂。其中廉湖书院改称合浦大廉区立高等小学堂，太邱书院改为私立太邱学校，文治书院改称合浦大廉区立文治高等小学堂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 年）至十九年（1930 年）间，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兼南路各军总指挥、第十一军军长、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将军牵头署名“筹备合浦县第五中学校募捐启”，发起建立合浦县立第五中学，慷慨捐资一万五千元（银圆），并为该校题写校名——“合浦县立第五中学”。这就是合浦公馆中学的前身了。

关于廉湖书院的建立，时廉州知府何天衢在《新建廉湖社学碑》中是这样记述的：

国家重奖文治，一道同风。既立学官，复诏各道建设书院，延师儒以训子弟。而乡遂远郊，又为之立社学，社学即古之小学。成汤以训蒙士，文王以教小子而戴礼。所谓家塾党庠者也。以其距郡县学远故立于当社，俾一乡子弟往学焉。其有秀异者，则升于学谓之书社。越汉唐宋元明以乘，历代崇之。我世宗宪皇帝，御极之元年，诏粤东郡县成成立社学，每社岁发币金二十四两，延师教课兼训官音。时南海社学一百二十，番禺七十余，其他郡县少亦不下数十。逮乾隆中，以粤音丕变，当事者始议裁汰币项而社学渐废。

嘉庆十九年，余来守廉，越二年六月，合浦诸生彭汉光等请曰：“郡城东北百二十里，有大廉、六湖两垌，庐井万家，子弟之愿学者无从得师焉。请于两垌之交地名红岭建立社学，以惠额外弟子。”

余闻之甚喜，亟为请于抚司，既得，报而乡人之好义者，诸生之与执事者咸各以其资来助，遂于二十二年正月经始，其明年六月落成。凡为门三间，讲堂三间，房七间，合十二间。庖福毕备，费制钱一百八十余万，复为拨置田亩以给诸生膏火。道光元年始克，克石为文，记其缘始，以示后人。因召诸生而告之曰：夫学莫大于立身，莫先于有耻。古人立身扬名可为我法于天下后世。而我未免为乡人是则可耻之大者也。故士之读书，非仅谨记诵文辞以钓名声干利禄而已，要在举圣贤所言皆通于心，而有之于身耳。非然者，安免如朱子所云：书愈多而理字昧，读书勤而心肆耶！

廉虽僻处海隅，然涵泳圣泽文明启久，足比隆他郡。且自唐宋以来，名世大儒多居其地，流风余韵迄今犹有存。士苟有志能博极群书，复更相激励以成其德，将举张文献之德，业催清猷、余襄公之经济，陈白沙之理，举海忠介之风节，衰而有之，俾百世下闻其风者，顽廉懦立亦分内外事耳。孟子不云乎：今日举乌获之任，亦是乌获而已，若狗俗卑下无高远之识，阁阁汶汶，蔽于时流浮薄之名，震于无足重轻之士，靡然同风溺而不返，其何有追步前贤乎？今社学初定，故为论其大要，以警诸生，使无忘今日立学本意，又以告未来，使叹慕兴于无穷也。诸生勉旃凡职事，诸人例得书姓名于石。英前后拨置膏火田亩，租入之数，详载府学碑阴。

从《新建廉湖社学碑》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廉湖书院的办学经过和规模，以及官府对其的期望所在，也从中看出了珠乡客家人兴学重教的精神所在。的确，在史料记述中，廉湖书院的学子在科举中也颇有成绩。遗憾的是，作为珠乡客家人祖祖辈辈兴学重教见证的廉湖书院，没能像文治书院这样保持发展下去，如今只能在乱草荒野间，凭吊它的遗踪。

与廉州书院有关的主要人物有：

鲍俊（1797—1851年），是珠海香山场人，晚清岭南著名诗画名家，被称为“岭南大才子”，为香山文坛领袖。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中举人，次年取进士，其殿试试卷在进呈给道光皇帝御阅的十本之内，道光皇帝御批“书法冠场”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改刑部山西司主事，穴官阶六品。道光十一年四月辞官归粤，定居广州，与诸名家“参与其间，亦无多让”。鲍俊在家乡具有极高的威望。他以诗书画名世，是中国传统式的文化名人。晚岁主讲凤山书院、丰湖书院。他在廉州留有东山寺山门殿门联“宝花飞上界；灵鹫起东山”手迹和赞东山寺钟声诗：“风送梵钟喧上界，雨余贝叶满东山。清声嘹亮鸣蝉静，枯坐跏趺老衲间。”并有《海角亭晚眺》诗：“天南地尽海溟蒙，海角亭高锁远空。树色连云围郭绿，波光浴日射桥红。清歌渔叟惊沙鹭，终古人才感雪鸿。安得坡仙瞻万里，同敲铁板唱江东。”

施世骥，史载为福建人，生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。早年随其父施琅将军征战，并“备器械，输粮”，协助施琅准备东征。两年后他从征澎湖、台，立有战功。据《康熙起居注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条记载，“兵部题提督施琅题请议叙伊子施世骥以文职用”，但清廷没有同意。施世骥颇有办事能力，在具体负责筹措军需物资时，将事情做得井井有条，保证了东征舟师的后勤供应。施琅收复台湾后，留任福建水师提督，坐镇于厦门。施世骥被任命为廉州知府。施世骥在任上，兴建义学、鼓励垦荒、兴修水利，为发展该地的农业生产做出较大的贡献。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廉州发生饥荒，伴随瘟疫盛行，施世骥为受灾地区发放粮食和药品，救济灾民，深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。康熙对其政绩赞誉有加，称他为官公明正直。

李经野（1855—1943）字莘夫，山东曹县龚楼乡土地庙村人，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进士，官

至廉州知府。李经野在任上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，如捐出俸禄建味经书院，重修东坡亭、海角亭、东山寺等，最为廉州民众感其功德的就是建“惠爱桥”。当是时，廉州城内西门江上的桥梁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，民众过往很不便利，为了解决这个交通难题，李经野带头集资建廉州西门江桥。桥成后，民众因其惠政爱民之功德而将此桥命为“惠爱桥”，并请李经野为之亲书“惠爱桥”匾额悬于桥上风雨亭上。李经野还豁免苛捐杂税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大力兴办学校，倡导文明，还出资将闲置的考棚园欣尝楼改建成廉州府图书馆，这是廉州第一座官办图书馆，也是当时广东最早的官办的图书馆。

李经野三年任满，被调任湖北造币总厂总办。此乃权利所在，李不求自至，理当欣然就职，但他却毅然称疾归里。离开时，廉州父老箪食壶浆，长途相送，依恋之情，难以言喻，并赠“万民伞”两把，“千人匾”一块，政绩载入廉州史册。

（作者系合浦县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、常务理事）